

■流金岁月

■特约撰稿人 曲从俊

当时间给出答案，所有的事，无论美好与痛苦，终将是用来回忆的。这些回忆于我，唯独儿时幸福的年味值得用一生去“品尝”。

我生长在农村，记忆中，每年进入腊月，乡间的空气中便飘荡着一股浓郁的年味。这个时候，在外打工的乡亲仿佛闻到了家里的年味，陆续陆续回到村里。过年就是团圆，无论多远都要回来，过年在人们心中像某种神圣的仪式，有人们的美好希望和真诚寄托。

腊八那天，我们开始嚷嚷那句顺口溜：腊八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那天晚上父亲就跟母亲商量：这个年怎么过？父亲的意思是说怎么置办年货。过年嘛，年货肯定要置办，但置办些什么、置办多少，或许父亲感觉费神，就征求母亲的意见。每年都这样。母亲似乎早已胸有成竹，比方说，哪天蒸馍，蒸多少；哪天买肉，买多少斤；哪天买鞭炮，买多少响的；哪天买鱼，买多少条、什么鱼；哪天买蔬菜，每种蔬菜买多少；还有供香、纸钱、糖果、门神对子等，母亲列得条理清晰，面面俱到。当然还有我和哥哥的新衣裳、散炮、压岁钱，这些东西在男孩子眼里，是过年时的念想、是欢悦、是幸福，也是我们童年最难忘的东西。如果能回到从前，我想，那些东西依然会令我们着迷、兴奋。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我们老家的习俗是蒸馍。蒸馍有许多忌讳，比如蒸馍时不能说“啥时候蒸完啊”“咋蒸那么多”，说了就糟了，定会受到大人们严厉训斥，因为这些话在过年时说出来不吉利。长大后我明白了，其实这一禁忌与敬畏粮食有关。一股情况下，蒸馍时母亲会支开我们，生怕我们说错话。

被母亲“撵”出家门，我和哥哥便来到村里的热闹所在，迎头就看到几个小伙伴在放

■乡愁缕缕

■梁喜英

“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记忆里，每每进入腊月，这些美丽的童谣不仅安抚了物质贫乏年代我们的的心灵，还为淳朴干净的乡村绘出了一幅色香味俱全的美好年画。

记得小时候，进入腊月便会下一场大雪，白雪笼罩的麦田、村落一片银装素裹，煞是好看。在腊八节这一天，除了喝腊八粥外，奶奶和妈妈还会腌制一种这个季节独特的美味——腊八蒜。室外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室内煤炉旺火，异常温暖，腌制腊八蒜的忙碌、“咚咚咚”的切菜声和着今年收成的闲聊，在空中久久回荡。

腊月，也是最适合做冻酱的。晚上，支起地锅，燃起地火，把洗净的黄豆放进水中火中火煮。这个时候，闻着豆子散发的清香，我是最焦急的，一会儿一问什么时候熟。煮熟的黄豆配上小葱香油醋，是最可口的美味，我总是在妈妈温柔的责怪声中不情愿地放弃再来一碗

■往事难忘

■杨新伟

农历牛年就要到了，我又想起了童年的那头小牛……

牛在过去的农村是农民重要的帮手，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牛。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和牛有一段不解之缘。

那是34年前，当时我只有十岁。哥哥忙于上学，姐姐年龄比较大，家里没有玩伴，我感到孤单。正在这时，家里的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犊，很可爱，就成了我的玩伴。牛白天拴在外面，晚上才被牵回来。母牛被拴在树桩上，当时，村里有很多小牛犊，为了便于分辨，父亲特意在小牛犊颈上挂了一个红线圈作为标记。小牛可以到处跑，跑累了就回来歇歇。当时我有一项任务，就是下午放学后找牛犊，因为牛犊就像小孩一样爱玩成性，不愿回家。我常常回想起下午放学后到处找小牛的情景：初秋乡村，树叶微黄，即将落山的太阳火红一团，从树叶的间隙里照射下来，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暗红，我拿着皮鞭四处寻找。小牛去的地方不固定，有时候是在一块空地上，有时候是在小河边，有时候是在野花丛中。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村里村外都找遍了，但还是没找到，那那天已经黑了，全家人都很着急，最后在一处废弃的院落中找到了它。时间长了，我和小牛熟悉了，它好像能听得懂我的话，找它时就很容易了，只要吆喝一声，它就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

小牛很聪明，如果老牛下地干活，没在家，它就卧在旁边的空地上，等老牛回来。老牛回来时，它马上站起来，摇着尾巴向老牛跑去。我经常在吃过晚饭后去找小牛玩，和它说说话，而它从不乱动，总是安静地卧着听我说。小牛有时用舌头舔我的手，表示对我的欢迎。它的舌头就像刷子一样，很干涩，让人不舒服。夏日的午后，我领着它到小河边玩，静静的河边水草肥美，小牛吃个不停，吃饱了它会卧在树下休息一会，然后站起来和我一起捉蜻蜓。当然，它是捉不到的，有时，看着它急匆匆飞奔而去又一无所获的样子，我常忍不住发笑。

不幸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一次，我找到它时，发现它的尾巴上血淋淋的，有很深一口口子，明显是利刃划过的痕迹。它看起来很难受，走路

那时年味

炮，还有几个头上别着五颜六色花朵的女孩儿，她们跑到墙角，蹲在树后，紧紧捂住耳朵，看男孩子们放炮。要说男孩子放炮那可真是有一套：埋到泥土里放，插到牛粪里放，抛到空中放，几个炮捻连在一起放，真是花样百出，乐趣无穷。

过年一定要有肉，包饺子、做菜或者谁家定亲，少了它可不行。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在这个节日里虽是配角，但也算得上配角中的主角了。再说，那年月我们对肉简直馋得很，闻到肉香谁会不流口水？

回到家，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母亲甩给我们一句“不许乱多说话，去吧，堂屋有蒸馍，吃馍去吧”。我们喜形于色，对母亲的提醒也心知肚明，转身跑进堂屋。蒸馍又大又白又香，我掰开后先吃中间那颗红枣。或许有人不知道，这刚出笼的蒸馍，我们吃的时候是从来



国画 喜雪

周彦生 作

腊月味道

的念头，然后在帮忙揉豆团的时候趁大人不注意，时不时地捏起一把迅速放进嘴里。

记忆中的腊月，更多的是和吃打交道。过了小年，婶婶们会来家里帮灶，一起蒸一大家子过年要吃的馒头和包子。爷爷和我则是烧火的，他会利用烧火的便利给我烤上几个红薯，吃完后我满脸的炭黑总能让一家人开心好久。又圆又白的各式馒头、包子蒸好后，一排排摆放整齐，令人垂涎欲滴。

其实，我最开心的日子还是腊月二十七，这一天，家里上午会“过油”，炸制各种类型的食品，其中就有我最爱的绿豆丸子。下午，爸爸就会把各种肉洗干净，分三个锅卤制不同的肉。满院子肉香萦绕，我的小馋虫便按捺不住了，爷爷会悄悄拿出来一小块骨头，美其名曰让我尝尝熟了没，其实就是为了安抚一下我这个小馋虫。

大年三十这一天，穿上新衣，一家人围坐一桌，吃着自己调制及邻居亲友送来的不同口味的饺子，聊着家长里短、回忆今年收成、憧

牛之缘

很慢，尾巴不敢动一下。我看着很心疼，估计是它在外边偷吃别人家的花生苗或红薯秧了，被田地的主人用铁锹拍了一下。回到家，母亲从兽医那儿买来了药膏，小心翼翼地涂抹在小牛的伤口处。老牛也很难过，我看见老牛眼眶里有几滴眼泪，并发出呜呜的声音。老牛哭了，母子连心，动物也是如此。那天晚饭后，我照例找小牛玩，一边抚摸着它柔顺的茸毛，一边轻轻地对它说：“小牛啊，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吃别人家的东西，否则会受到伤害。”它用大眼睛看着我，好像听明白了，冲我摇摇耳朵。在母亲和我的精心护理下，小牛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伤口逐渐愈合，又到处跑开了，我们又恢复了以前的欢乐。

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小牛被卖了！卖牛的事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父母怕我舍不得，所以没对我说。那天放学后，我回到家，家里有很多人，他们在说着什么，一看我回来了，他们突然不再说了。当我像往常一样提起皮鞭出去找小牛时，父亲说：“不用找了，已经把它卖了。”我禁不住大哭起来，我的伙伴、朋友，难道就这样没有了？我一边哭一边骂卖牛的人，是他让我失去了最亲爱的朋友。大家见我哭得很厉害，纷纷劝我。那天晚饭我吃得很少，一直在抽泣，到晚上十点多还没睡着。父母看我太难过，生怕有什么事，就商量不再卖牛，去經紀人家牵回来。我一听了精神，从床上跳下来，非要和父亲一起去。父亲领着我，打着手电筒，冒着的严寒，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很多地方，才

寒冬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人到中年

越来越不耐寒

风刚入门缝路过

心就忍不住打冷战

顺手把老人的被角掖了又掖

孩子最厚的衣物也该拿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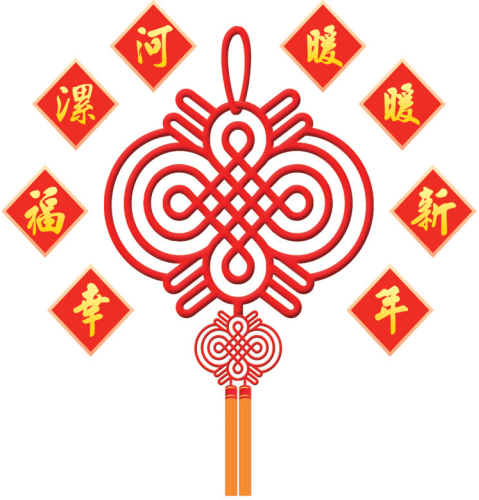
窗外，一岁大的孩子在捡落叶

想起小时候，自己也这样玩

不就菜的，因为它比菜都香。

到了晚上，父亲还得忙一阵子，他要熏蒸馍。那些蒸馍晾凉后，要用硫黄熏。熏后的蒸馍吃起来有淡淡的硫黄味儿，更白更香，还可以放的时间更长，不易坏掉。那时，过年走亲戚不仅要提油条、苹果，还要提蒸馍。所以说，在过年时蒸的馍是一种礼品、是一种分享，也暗含“送团圆”之意。

要说过年最幸福的时候，当然是除夕。除夕是团圆之夜，也是新旧的分界点。在这个晚上，人们辞旧迎新，家家户户焚香、燃烛、放炮、迎神、团聚，吃饺子、穿新衣、守岁。我们一家人围桌而坐，小孩子吃花生、瓜子、糖果，大人们抽烟、喝酒、聊天。他们漫无边际地聊着，我们叽叽喳喳闹腾着。对我们的放肆，父母也不生气，他们面带微笑，时而看我们一眼，时而参与到我们中来。一家人聚在一起，那就是幸福。



憬新的一年更美好。不知不觉中，我们用大年三十的鞭炮声送走了腊月。

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物质生活极为丰富，人们过节就是过一种情怀、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一种对亲朋团聚的执念。但那关于腊月的记忆、腊月的味道，忘不了，放不下，更淡不了！

■诗风词韵

想起故乡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想起遥远的灯火

冰凉的岁月和寒霜

河水驱动内心的万千涟漪

想起故乡，故人

已越来越少。恋人

也早已去了远方

月明星稀的夜晚

掌心的波纹一再荡漾

白鹭早已飞出视野

一畦菜园，一片稻田

谁在陌上独自行走

谁在窗前写下青春的诗行

那些随紫椴花一起，凋零的日子

可以依偎的亲人，踪影全无

长路漫漫，世事微凉

不可邮寄的乡愁，是异乡漂泊的脚步

长亭外，古道边

谁的面目日渐模糊

用连天衰草，细数别离的时光

心中有爱希冀长

——王春红散文印象

沙澧写手

■李 锐

爱是生活和幸福的源泉，也是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动力。品析王春红的散文，会让人感到她爱的平和与细微，她爱自然、爱家人、爱邻居、爱生活中有缘相遇的每个人。

心中有爱的人，既能丰盈自己，更会经营家庭。家是她身心休憩的港湾，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精神基站。在她凝练简约的作品中，不但让人感受家的和睦温暖，更能让人体味情的恣意温馨。这些爱的情愫，在王春红的笔下信手拈来。作为母亲，她的爱细腻如丝，女儿寻找她时走路的姿态和寻觅的眼神都活灵活现地呈现于她的笔下，如《请让我在你的视线中转身》：“只要我稍微淡出她的视线，她便开始警惕而焦灼地呼叫‘妈妈’……有一次我故意不答应，躲在一个房间门口看她如何表现，这小小的人儿啊，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急切地喊叫着，穿着厚厚的棉衣快速地跑动着，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那竭尽全力的寻找，让我无比甜蜜也无限心疼啊！”她感触着女儿的不安和恐慌，入心地感叹：“曾几何时，每一个与女儿分别的时刻，都是一次让我愧疚而心碎的逃亡。”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能感觉到作为一个母亲，面对女儿的依恋，自己因为工作又不得不和女儿分别的揪心和无奈，浓浓的母爱也蕴涵其中。但她对孩子的爱绝不是溺爱，在《争取做个好妈妈》中，她说：“我想成为能让孩子自豪的妈妈！这就需要不断成长进步，要想给孩子一瓢水，自己必须有一缸水，甚至应该是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为母思学，是为孩子的成长，更是为自己。”这样的文字和爱人感叹，她为母则刚的勤学和奋进，她心中的梦和希望让人敬佩。“看到半年未见的父亲，心惊于他的苍老和垂暮：早已谢顶的头上只剩下一圈花白的头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微微驼起，黝黑的脸庞上抬头纹的褶皱已不能再舒展，走路也不再疾步如风……”这是写在《父亲的委屈有多少》中短短的一段话，她心疼父亲常年在外交废品的艰辛、碰到无赖的委屈、面对生活的宽容和隐忍，她用让人心疼的文字，把父亲的衰老及自己的怜爱之情展示给读者。

心中有爱的人，会用满含温情和喜悦的文字对身边一草一木、一人一景进行书写和感叹。在《花盆里的草》一文中她感怀：“当我终于开始着手修花除草时，却在犹豫中难以下

手了——花盆里的草已经开花了！那满盆的三叶草叶子碧绿茂盛，细嫩的茎上撑起了一簇簇花边儿小伞状叶子，像夏日里铺满池塘的荷叶，将整个花盆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观察之细、喜悦之真，让读者怦然心动。在回忆她早年去大城市谋生的《市井》一文中，卖菜鸡蛋的憨厚女人面对城管收缴摊子后又讨回那由悲而喜的变化、卖油茶的男人面对多种调料“依次循环，循规蹈矩，从不因顾客盈门而有方寸之乱”的娴熟，还有那个脸黑如包公卖狼牙土豆的蒙古男人的自卖自夸……众生群像在她的千字短文里活灵活现，各具神韵，不但有对在城市讨生活农民的关切与同情，更歌颂他们面对生活辛劳不易的顽强和坚韧。她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更尊重他们的人格，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一个富有情怀的小女子对平凡众生真切的体恤和怜悯。

心中有爱的人，一定会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只要心怀爱的阳光，即使身处阴冷潮湿的生活也会笔下绚烂。赏析王春红的文字，如同走在阳光和美景并存的时空下，心中时时洋溢着澄明和欢悦。清晨，她打开窗，河堤晨练的人们就是她心中的景，《枫叶在风中》也在眼前摇曳成一种恒久的美，它凝结着岁月的馈赠，令人感怀：“自然是那样的奇妙。秋天这位妙手画家，把那么多的绿叶涂成黄色，成为秋的主色调。枫叶却会经霜的浸染成为夺目的红色，在秋的主色调中绚烂着、沉淀着。”《期盼一场大雪》中，有她对过往岁月的缅怀，即使是童年时代清贫的生活，也让乐观的她笑颜常开。

雪里已知春信至，心中有爱希冀长。春红是一位教师，也是一位善于持家的女子，更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若她能冲破思维和生活的局限，跨越小情小景的栅栏，把格局放大，把视野放远，定会收获更多的爱和创作灵感。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的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设备足后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期盼一场大雪

晶——流冰，流动着的冰。

时光流转，童年早已成为须臾间的沧海桑田，学习让我走向了远方。在南方上大学和工作的几年里，雪已成为遥远的记忆，经常是一个冬天都不见雪的踪影。记得大学毕业那年的冬天，我带着青春的激情在南方的都市中工作。那是一个黄昏，我站在凛冽的风中等公交车，有几片雪花悠悠飘落，尽管稀稀落落，一种天公吝啬的无奈，但我仍然激动欣喜。我用手掌去接住那白色的精灵，看它在温热的掌心慢慢融化，漂泊异乡的孤单和失望、无着落的青春与梦想、奔波的焦虑与彷徨，随着雪花悄然融化。人生就是有这样一些时刻，它不起眼也毫不关键，却能深深地镌刻在生命里。那个坐在拥挤的公交车上飘雪的黄昏，我的双眼紧紧地贴着车窗玻璃，贪婪地看街道上拥挤的人群上空飘着的雪花，红绿灯路口的人群如过江之鲫，喧嚣的公交车内却成了我沉睡的静谧海洋，那一刻毫无缘由地成了我生命中梦境一般的永恒画面。

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童年生活的地方。生活的优越，城市的发展，冬天已不再寒冷，雪也似乎变得很少了。女儿三岁的那年冬天，她患了似乎好不了的咳嗽病，所以我总是很小心地让她待在家里。那天下了一场小雪，她很渴望出去玩，但我又害怕寒冷下的病情不利。后来我灵机一动，到楼下收集了一大盆雪，在家里和她一起堆起了袖珍小雪人，最后给雪人戴上玩具上的圣诞帽，用花生的果仁和外壳做了五官，竟然惟妙惟肖！女儿喜不自禁，我却莫名伤感。她终究是无法体会我的童年滋味了——那广阔的冰天雪地，那没过膝盖的厚厚积雪，那一群孩子在雪地里匍匐打滚的欢畅……无声的那是爱的精灵，它会消融城市的车马喧嚣，它会浸润人们奔波疲惫的心灵，它会让新生的孩子第一次看到惊喜的花朵，它会让辛苦劳作的人们安然入睡。

现在，会不会有一场大雪正奔赴而来？望着已经闲置了将近两年的雪橇，多么希望它能有武之地。我这个从雪地走出的孩子，多么希望与孩子一起，看看曾经的童年世界。

个人简历

王春红，郾城区第三初级中学教师，《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自我成长。从青年时代开始喜爱文学，后在工作 and 生活的颠簸中游走在文字的边缘，并将这份挚爱深藏于心。如今，在带领学生品读经典文本的同时，也让自己的身心进一步得到文学的浸润和熏陶。作品散见《漯河日报》等。